

这个城市有它机械的节奏，它匆忙地向前运转，向前……这似乎是它唯一的目的和意志。

# 东京 ——滴水

紫黄◎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 东京

滴水

紫黄◎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京一滴水 / 紫黄著.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8

ISBN 978-7-222-05652-7

I. 东… II. 周… III. ①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②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124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73951号

责任编辑: 马清 黄河飞

装帧设计: 袁亚雄

责任印制: 段金华

书名	东京一滴水
作者	紫黄著
出版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邮编	650034
网址	ynrm.peoplespace.net
E-mail	rmszbs@public.km.yn.cn
开本	889×1194 1/32
印张	11.25
字数	260千
版次	2008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册
印刷	昆明美林彩印包装有限公司
书号	ISBN 978-7-222-05652-7
定价	28.00元

尊敬的读者:若你购买的我社图书存在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发行部电话: (0871) 4194864 4191604 4107628 (邮购)

## 目 录

花开一次/1

茶/14

在水光山色里/47

夜游者/106

东京一滴水(长篇)/125

# 花开一次

## 1

石砌的小路蜿蜒在寂静的花园里。视线内没有一个人影晃动。花草在滴滴答答的雨声中一日比一日长得繁茂和野性，渐渐地逼近了人经常眺望出去的窗口。从绿色的漩涡中，正喷出妖邪猩红的火，在无日无夜地燃烧——这是在某个蒸腾夏日里啪地被什么点燃了的美人蕉。

太阳光开始像海水退潮一样离开这座花园时，从半人高蓬勃的墨绿色中穿了两个人进来。此刻，他们的心里正装满了一种充实而饱满的情绪。在越过石砌的小路的那一瞬间他们发现了前方盛开着的团团红色。

“那是什么？那么红？”

“你不知道？那就是美人蕉。”

“这就是美人蕉？这种强烈的颜色在这个国度实在少见。”说这话时她的眼里浮出一片灰蒙蒙的雾气。它曾经压倒了一切，压倒了她过去所有的记忆。现在，这猩红海浪般涌进了她的身体，翻腾着，铺天盖地，可她的心好像从未如此宁静。他们的手像藤条一样缠在一起推门走了进去。

“你先坐会儿，我去泡杯茶。”他抽出手走开的时候，一股热量突然流失到什么地方去了。她将头掉转向他，这样一来，他就被收藏在她的视线内。他走到一旁去后她的心里出现的小空洞里一块块碎片开

始光芒闪动，这是上午芦苇地前的河水在阳光下的流动。

正午的时候，他们好像很无意地走进了河边的那块芦苇地。他们是深一脚浅一脚地沿着一条被其他人踩踏出来的路走进了那块芦苇地的。这个都市中的一些人也一定是因为厌倦了城里拥挤粗糙的空间而到了这里，寻求神经的舒缓。其中，也一定有厌倦了在千篇一律的咖啡厅里约会的情人。实际上，在咖啡厅里，人们的一举一动都仿佛是陈列在众人面前的某种精致的表演，四周的目光通常使他们更小心翼翼或者相反，更加放纵夸张。一定有厌恶这类约会的男女走进过这片芦苇地，在这里感受到过一种自然的恋爱。

芦苇地里安静得好像只有阳光。那一刻，它正从高空射下，占据着他们视线所能及的地方，并将它们填充得饱满充沛。风起的时候芦苇的躯体里有阵阵腥气的甜味滚滚而来。这甜味同时在他们的心里唤起了某种久远的记忆。这记忆遥远得仿佛已经成为了他们躯体的一部分。风打着芦苇秆发出刷刷的响声。

“以前我们家旁边也有很多芦苇。”她说。

“我们家旁边也是。”他说。

“秋天来的时候开成白绒绒的一大片，很美。”

这片他们无意中走进的芦苇地让他们不约而同地醒悟到，两个人已经走进了一个他们自己都把握不住的地方，一个在不知不觉中陷入的迷宫。深藏在这里的什么东西比他们所能看到，能感觉到的还要多得多，微妙得多。在他们面前好像有千万条错综复杂的路，他们并不知道这蜿蜒向前的时间要引导他们而去的是什么地方。在这座迷宫里，他们丧失了方向。他们只知道已经发生了什么，却无法知道将要发生什么。这使坐在空地里的他们说完了几句话后就长时间不安地沉默着。在他们的面前，有河水流畅无阻地流动，当目光越过河面，看到对岸有白影在晃动，引起人的各种猜测；也有人骑着自行车在长满青草的山坡上来来回回。奇怪的是，世界在这一刻是如此安静，一切声音和响动都好像被抽空，如密封在瓶中的山水和人物。瓶的外面有个更高更巨大的存在注视着他们。在感到自己的渺小之时，她的视线开始在他的身上轻轻滑过，如琴弓在琴弦上轻轻一触，流畅却短促。

她第一次离他这么近，他的头颅也因此显得不可思议地巨大。这样的距离还是第一次存在于他们之间。这让他们感到对方既熟悉又陌生。

他们都知道有什么一定会发生，却假装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重新开始的对话是为了驱逐这从未有过的距离带给他们的不知所措。

“这里的风景真美啊。”

“是的，这里的风景很美。”

“今天的阳光很烈。”

“也许是今年夏天最热的一天。”

“没想到东京也有这样的地方。”

“……”

说这些话时他们都显得心不在焉，它们离心事的核心太远。这心事像一块石头一样沉在体内，堵塞住了呼吸，让他们的呼吸显得粗糙和不规则。他们又花了很长时间去看游荡在天空的云，它们随波逐流的倒影；他们想将对岸的人看得更清楚些，却发现对岸的白影和骑自行车的人突然消失得不见了踪影。他们都知道，这天空的云彩和流水不能永远看下去。她想，“我们走吧！”，却什么都没出口。有什么在潜游着并马上就要从水底一跃而出。也许就是现在！就是现在！就在这一刻，它正攒积着力量准备突然一跃！她的心似乎也马上要惊跳出来一般。

风又起的时候，芦苇们又开始发出阵阵声响。他们看到，一支支芦苇在忍耐了长久的冬天后，在春天里重生后磨炼出青剑出鞘，到了夏天则从头到脚贯穿着一股尖锐的无所畏惧的气息。这气息似乎让他们感到了某种鼓动和刺激，让他们心中充满着冒险的欲望。而这欲望远不是静坐着的人所能消磨，阻拦的。

“你这样坐着不舒服吧。”说出这话时他的手轻轻地搭上她的肩，在他的手触到她的那一瞬间，诸多飘摇着的轻巧的幻觉突然变成了坚固的事实。她将头靠在他的肩膀上时听到了一个有节奏的巨响。正因为他们距离如此之近，她才能听到他生命洪流奔腾的声音，感觉他这一存在的毋庸置疑。这声音强大，有力，仿佛可以冲刷人的一切记忆和痕迹。

起身离开芦苇地时，她的四肢麻木。在走上高踞在芦苇地上的山坡后，他们不再继续前行，而是在里面走了一圈又一圈，从凸坡走进凹地，又从凹地走向凸坡。流连在山坡上的阳光如潮水，浮游在这浪潮中的他们觉得自己正一刻一刻地变得更加高大，更加骄傲。突然之间，也许就是一眨眼的一瞬，他们似乎已经从这个世界获得了所有可以获得的。没有什么更多的可以再获得，也没有什么可以再失去。

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一次漫长又永恒的散步。

在木屋里喝完茶后，太阳已经将它的光线抽得又薄又淡，像匹上了悠久年头的丝绸。月光升起时他们静静地躺着一起。在他们身体重叠之处，炽热得像烙得通红的铁块，仿佛积累了可以烧毁整个世界的热量。有汗水一样流出。月光从高空无声地浇灌下溅散了一地的碎光，在这碎光中他们抓住了几丝凉意。恍惚中她听见木房在风中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偶尔从屋外驶过的汽车发出的声音听起来像是沉闷的雷声。渐渐地，睡眠抹平了她的感觉；与此同时，他的脑子里正飞旋着一片巨大无边的油菜花，这个曾经无数次出现在他童年梦境中的镜头又一次出现。明黄的油菜花的每一朵花瓣都清晰可见，并有阳光嬉戏在其上。

过了不知多长时间，她突然感到有一道光线在自己脸上迂回，似乎正试图从中发掘出什么东西。她不用睁眼就知道是他的目光，这目光让她觉得幸福。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她假装还没有清醒，依然紧闭双眼，感受他的目光像阳光流连在波面上一般徜徉在她的脸上。又过了一會兒，她感觉到他将什么东西轻放在她的面前，一股略带焦味的苦香正与热量同时扩散。

“你醒来了！”他说。

“你什么时候起来的？”

“刚起不久。起来喝咖啡吧。”

她笑了起来。他发现她笑的时候两眼闪烁着一种他从来没有见过的光芒，感觉自己似乎确认到了些什么。

“你的眼睛在发亮。”他忍不住说了出来。

“真的？”她反问。

“不信你去照镜子。”

她不用去照镜子，因为她知道这光芒来自何处。现在，她感到它正从心底的某个地方向四周扩散开来，荡漾在她全身各处。

整整一天他们都没有离开这间木屋一步。她和他身上都充满着一种彼此都不明白的神秘。这神秘让他们无法将自己陷入对方身上的目光拔出来。她看到，阳光下他的脸似乎充满着某种让她困惑不解的东西，它里面甚至蕴涵着整个世界，整个宇宙的秘密。在一个微妙的瞬间她似乎感到自己已经清楚地领悟到这奥秘的本质，却无法说出它到底是什么。从他的视线里她还看到了一丝命运的可怖，感到自己似乎窥探到了什么不该窥探的秘密。她确信他一定有同感。

第二天他们仍旧没有出门，第三天，第四天……第七天，她也没有出门。而他，也是在买菜的时候才出去。他出去的时候她坐在屋里安静地等待，像原始时代等待着狩猎者归来的女人一样。而他带回来的，也是可供两个人生存下去的食粮。这仿佛也成为了他们和这个世界的最后的一点联系，可以从这个世界获得的最后一点东西。

吃完饭后，他们又静静地躺在床上。他的胸膛变成了她的头停靠的港湾。她不时地调整着位置，她的头发像跳动着的松鼠蓬松的尾巴。从窗帘的缝隙中她看到花园中那些白日里油绿的植物，在月光下化成了墨绿的一团，在风中摇摆，在光中收缩，有时候也龇牙咧嘴。在那片凸凹的阴影中有几团暗红的斑块正在发着毫光。那会是什么呢？躺在水一般的月光中她想。她的脑子里突然闪出第一天走进这小屋时映进眼帘的那猩红的植物。原来还开着！她感到它们似乎仍开得如火如荼，好像还在向着广袤的天空蒸腾着热量。尽管它们就近在她的视觉可以轻易到达的地方，这几天里，她却一次也没有打开门走近它们。关在这木屋里她感到自足、自由，不需要更多的东西来支撑她的生活。她突然意识到：从他们手牵着手从外面走进这间房子的那一瞬间开始，他们就开始了另外一种生活，一种他们从来没有过的生活。木头房子在关上门的那一瞬间开始像一个堵上了出口的洞穴，躲藏在其中的他们感到这里是唯一的，整个的世界。

在起初的那几天里，他的视线总是牢牢地钉在她的身上，偶尔也会跳跃到其他地方去做片刻停留，然而很快又会返回到她的身旁。而她也无时无刻不在回应，他们的目光既像一支合唱，又像两尾潜游在深海中的鱼。它们在海里缓慢地游着，并不知所去何方，只因为受到深潜在体内的一股巨大力量的驱使，才不停地向前游去。在这期间，他和她似乎突然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他们。他和她似乎已经被密密麻麻地缝和在了一起，没有半丝缝隙。在这瑰丽的黑暗中的几个瞬间他们感到恐惧：“我”到什么地方去了？

然而这恐惧也像火花碰到水面一样瞬间嗤的一声就熄灭了。

## 2

一种莫名的不安在第八天的早晨占据了他心的一角，像块铁。他感到：小屋外面的世界好像发生了某种他把握不住的变化。这个木屋

突然显得不再完整，在这个巨大的世界里，它越来越像一块孤立的岩石，在山巅摇摇欲坠。他开始贪婪地倾听屋外的沥青路上传来的足音，试图剖析其中的含义；他开始显得有点焦躁不安，视线也不像前几天那样，时刻围绕在她的身边，而是要在别的什么地方盘旋好一阵才回到她的身上；他的手指开始对准电视机的遥控开关。从那个方盒子里，他获得了另一个世界的消息，一个独立于这间木屋的消息，那些无关紧要的消息让他放心和释然。刚开始，他只看一小段就心满意足，渐渐地，他坐在电视机前的时间变得越来越长。

她忧心忡忡地观察他每一个微小的变化。她知道有什么变化正在发生，且无可阻拦。她早就预感到这一变化迟早都会到来，然而一旦它真的来临，她仍然觉得恐惧和失望。然而事情远不止于此，还有更大的变化即将发生。一块巨石已经从外面的世界滚滚而来，最终，谁也无从阻拦它的到来。

果然，第十天清晨他说：“我们不能天天关在这里，得出去走走。”说这句话时他的神情似乎是要去看另一个全新的世界，好奇又激动。

“行，去吧。”她说，“你想去哪里？”

“哪儿都可以。”他说。

吃完早饭后他们静静地开门。这一刻对于她来说像是过着洞穴生活的人类终于因为无法拒绝外界的种种诱惑而走出的那一步。在打开门的瞬间她知道这种密封的生活已经结束。从这一刻开始，他们又将作为这个世界的一部分而存在，而并非独立于这个世界外的完整存在。事实上，他们并没有任何非去不可的地方，这次散步似乎是他们回归这个世界的一次小小的准备。

呈现在他们面前的这个世界比他们想象的还要眩目和炎热。阳光的热量调动得整个世界激情荡漾。整个花园比十天前他们进来时显露出更加咄咄逼人的茂盛。花园角落里一堆矮小的杂草中突然迸出无数朵白色的小圆盘似的小花。他们从这个花园感觉到了时间的移动，并感到凝固在木屋里的时光在这一刻被外面的世界一击而碎。

转出花园后他们随意走进一条空旷的小道。小道的尽头连接着一条长河，两旁有高大坚固的水泥筑起的堤坝，堤坝的尽头是一片荒地，他们在里面发现了一只被遗弃了的红皮小沙发，蹭破的边角似乎说明它曾经为主人所爱用。他们试着坐了一下，发现这沙发不大不小，正好够坐他们两个人，于是他们将身体摊在上面，在一瞬间有了两人是荒地的国王和王后的幻觉。而那沙发，似乎从被遗弃的那天起就开始

了等待，等待着他们两人的到来。不一会儿他们感到，一股热气正从沙发的内部奔腾而来。这个季节，什么都热气沸腾！她说。

第二天他们又乘上电车到了东京有名的老区。当他们走进住宅区的深处，感觉到里面的房屋似乎正不合时宜地在这个繁乱的世界里昏昏欲睡，带着某种力不从心的老朽。它们老朽得如此根深蒂固，仿佛它们自存在的那一刻开始就已经如此老朽不堪。她一一打量它们，并不觉得和自己有任何关系，却油然而生洞察这里面秘密的兴趣。一个街区，接着另一个街区。他们站在坡上，路边，人家的花园外指指点点，仿佛眼前的世界是专为他们的消遣而建。如果有人愿意牺牲宝贵的时间停下脚步将他们观察一番，大概会认为两个人正在物色作案的场所。

他们在这里面走得太久，等到决心要返回之时却发现时间已经不早，尽管他们赶上了一趟开往繁华街区的电车，却错过了回家的电车。他们只好走出车站，徘徊在附近的广场上。

如果，这件事情单独发生在他或者是她的身上，一定只会成为一次极不愉快的回忆。不过，当事情发生在两个人身上之时，它的性质就完全起了变化。他们甚至因为没有赶上电车而暗自兴奋。他们先是在广场上散步，好奇地打量着那些夜晚活动在这都市里的人们，拿这些与白天的场景作比较。

他们以广场为中心，四处走动，话题从眼前的人和事物转向他们自己，转向他们的内心。夜晚的广场依旧人来人往，可这和他们毫无干系。他们仿佛两个完全独立于这个世界的存在，完全能够独自建构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在他的描述中她似乎听到了些童话般单纯的声音，它们不时响起，又突然消失……

又过了好一阵，他们走进了一家拉面店，让浓汤热面抚慰空虚已久的胃口。在经历了长时间缥缈的想象之旅后，坐在油腻的拉面店里，感觉异常新鲜有趣。

快到三点时他们疲倦地相拥着坐在广场的台阶上，她的头枕在他的肩上，雾水和灰尘与他的体味混杂在一起的味道让她昏昏入睡。在几个针尖般微小清醒的瞬间，她感到他的身体动物般战栗了几下。

清晨五点多钟他们乘上了早班电车。在走向那间小木屋的路上，他让她注意看邻居家的绣球花。她立刻明白他想让自己看的是什么。在早晨透彻，纯净的阳光中，那些一团团簇拥着的蔚蓝色的绣球花几乎不像是能够存在于这个世界的东西，而是来自于另一个世界的投影。

“早晨的光线像从天堂里汲来的一桶水。”一句诗一样的描述从他

的嘴里吐出。

“看来，昨天熬了一夜值得了。”他接着说。

他们站在花前看了半晌，似乎里面隐藏着什么重大的秘密，同时也为它所呈现出来的美震惊不已。就在此刻，她意识到：这些绣球花之所以看起来与她以往看到过的都不一样，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想到这里，她抬起头将他打量了一番。他也正注视着她。“我在这里。”她的眼睛说道。“我也在这里。”他的眼睛在回应，“很高兴你也在这里。”

### 3

生活中习惯的养成往往缘于一些无法预料的因素。现在，每天的散步已经成了他们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脱离这个国度繁忙的中心地带走进这个边缘世界，他们变成了最年轻，最悠闲的存在，变成了这个暮气沉沉世界的探险者；他们两手空空，随着心情和感觉四处游走。每天，他们似乎都有些什么新的发现，并为这些发现感动不已，仿佛这些都是为他们两人而被创造，而存在。

然而，从他们之间那种有距离的好感被那天在芦苇地里被另一种更激烈的情感所替代开始，她就有了一种对时间的错乱感。这种感觉真是奇妙：每一天的时间都是短促的，仿佛眨眼之间就已经过去；然而当她在一个月后回忆发生在他们之间的一切时，它们又显得似乎是发生在几个世纪前甚至更为久远的什么年代，远远超过了她所存在过的时间。这使她对所有的一切充满着一种幻灭感，它像阴影似的时隐时现。他们似乎随时随地都有可能从这种状态中醒来，发现自己不过是沉浸在一个不可思议的长梦中。而此刻，如果他们真的从中醒来，一定会束手无策，不知应该怎样将生活继续下去。

现在，他们似乎完全从时间中获得了自由。白昼和黑夜的法则不再对他们具有任何约束力，他们在愿意醒来之时起身，在应该入睡时却精神抖擞。他们不停地向体内灌注咖啡，并习惯于每一天都以喝一杯咖啡开始和结束，以致他们怀疑自己全身上下充满着一股苦香的气息。当太阳西沉，月亮从山间升起之时，各种各样的故事在他们的脑海里蠢蠢欲动，想要成形，想要获得一个具体的轮廓，于是他们那些零零碎碎的想法在山月的照耀之中被吐露了出来，成为盘旋在对方心

底的一个个优美的旋律。

几个月后，天气渐冷。庭院里的花草渐渐蜕变成看不出所以然的枯枝或是枯草。当大雪来临时外面成了一片银白，这让他们更加心安理得地躲在屋子里，欣赏季节给眼前的庭院带来的变化。在几个不得不外出的日子里，当她黑夜归来之时，听到脚踩踏在积雪上，发出的声响像流散到梦中音符的回响。她快步向木屋方向走去，希望能够早一分钟站在木屋前，呼唤留在屋中的人的名字，并能够早一刻听到他的回答。

是什么让人停留在如此兴奋的状态之中却不知疲倦？她有点困惑地想，脚下却没有因此而松懈。也许，这积雪也在驱动着人早一点找到一个温暖的歇脚之处。当她已经走到木屋跟前，看到其中一间装着橘黄色灯光——她雪夜的归宿地之时，反而放慢脚步，似乎是为了更多地品尝那即将到手的喜悦。她知道，一旦自己的声音响起，马上就会有一个喜悦的回应，紧接着他的身躯就会出现在门扉前，迎接她的回归。

一段时间后积雪开始融化，它们时不时发出些令人心悸的声响，仿佛在同这个世界作特殊的道别。它们融入了木屋前的水沟后水声仿佛大了许多。雪夜里他们打开暖炉，好让屋子获得些宝贵的热量。然而一旦暖炉被关上，他们又开始感到风寒的袭击。他们将身体紧紧地缠绕在一起，感觉到逐渐积累起了些坚实的热量，最后他们安然入睡，脸上也开始露出心满意足的微笑。

又过了几个月后，天气渐暖。那个小小的，用来取暖的小炉子也被收进了放杂物的小阁楼里，他们也不再动不动就钻进被窝，而是更加自由地在屋中走动。他从一间屋子踱到另一间屋子，想象在这里发生过的故事；她在肖邦的钢琴声中即兴作了几个跳跃动作，脚尖落地时老旧的木地板吱呀作响。他坐到书桌前读书时，她将自己泡到了那个石头砌成的浴池中。太阳光越过玻璃窗后一头坠入水中，她一次又一次尝试用手去捧起缕缕阳光；他出门时她的鼻子里哼着些哀伤的歌曲，尽管她的内心根本容纳不下半点哀伤；他留在家时她坐在满是陌生人的电车里，脸上露出一一种莫名其妙的微笑，让捕捉到这微笑的人困惑这笑的毫无缘由。他出差后她养了一只流浪的小猫，每天早晨都听到它用那饱满的爪子拍打木门，唤她起床做伴。

冬天过后的庭院也开始有了变化，不再单调地一成不变。有一天，在走出家门时，他们发现，庭院里的桃花正吐出一粒粒粉红的珠玉，

它们在艳阳中朦胧地轻笑。等到桃花散落一地时，明黄色的迎春花已经攒够了蹦出来的力量。不久，他们又发现那棵像是死去了的，褐色的木头上，正有什么从遥远的梦中恢复了意识。它开的时候他们走到哪里都能看到同样的花，那正是这个国度以此找到烂醉如泥的借口的樱花。

樱花满开的那个月夜，他们站在其下，久久不愿离去。

“我找不到这个国家的人对它喜爱的原因。”她说。

“因为它灿烂的时候很灿烂，可是消失得也很迅速。”

“既然消失迅速，哪里还值得喜爱。”

“恰好相反。”他仰起脖子望着头顶上梦的回音般的一树花，“如果它永远存在，大概就没有人喜欢了。灿烂的事物永远很短暂，也正因为短暂才珍贵。”

她哦了声走到了一旁。

樱花果然神速。它匆匆忙忙地在一夜间开得花枝满树，没几天又在一夜间匆匆坠落，灿烂得像一个巨大的幻觉。樱花过后，这个庭院似乎静寂了好一阵，让人以为已经没有什么可期待了。然而有一天她在打开窗户时，突然惊叫道：“这是什么？它们快开了。”

“这是紫罗兰。”他说。这些长在庭院小角落的花儿不仅含着神秘的暗紫色，有些也打着雪白的花蕾。它们盛开那天他们还特地到庭院里去站了一会儿。它们静静地开放着，守着一团内敛的神秘。它们沿着一条弯曲的小路盛开而去，指向庭院的深处。

所有这些花像一只只灯盏，在一个时刻突然亮起后又突然熄灭；紧接着其他灯又在某个角落骤然亮起，人的视线也不由自主地被吸引而去。它们像是一个声音追赶着另一个声音，此起彼伏，永不停息。与此同时，庭院中的草木也丧失理智般越长越茂盛，将冬天里那个冷寂的庭院掩埋得找不到可以下脚的路。

“我已经很久没有感觉到什么是四季了。”她说。的确！自从住到了东京这个巨大的都市里，四季就成了一个概念，它的流动变得越来越不为身体所觉察。而在这里，四季是多么的具体，多么的富有美感啊。

“实际上，这是个荒凉的地方。从车站到这里的路程只能用山路来命名。”他突然说道。

“是的，很荒凉。实际上这里什么都没有——但总比喧闹的城市要好。”她先是接应，最后又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如果不是我们住在这里，恐怕这里连一点生的气息都没有。”

“可这里的四季本身是这么的热闹，这样连成一整片，这样庞大。”

“夜晚是一片死寂，因为里面的人既不需要娱乐，也不需要出门。有时我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生活在一个巨大的坟墓里。”

“这是因为里面住的都是孤寡老人。”

“他们的生活就到此结束了，以后也会按照这种方式进行下去，直到死亡来临。”

“是的，他们不需要再奋斗了。”

“可我们不一样。”

她沉默。

过了会儿他又开始了话头：“一年有四季，你看，我们四个季节都已经经历过了。”

“可我不觉得这样的日子令人厌倦。”他的话让她有点不快。

“我担心总有一天，这一切都会消失。”他的语气里含着某种未卜先知的担忧。

她似乎明白他所说的这一切是什么，又似乎不明白。最后她决定以自己认定的意思来进行回答：“你为什么喜欢担心这样的事情？”她的语气中多了点不多见的嘲弄。

“因为这是这个世界的规律。”他说。

“我不关心什么世界的规律。”她毫无疑问地说，“什么世界的规律都和我没有关系。我只关心我自己，我只想经营好自己的生活。”

## 4

她静静地走在回家的路上。夏天的风懒洋洋地，象征性地在路面上作了几个旋转后又滑翔到另一个什么地方去了。路上的人挤得她焦躁不安。突然间，她的脚步放慢了。路边商店橱窗里陈列着的裙子的颜色让她想起了属于某个更加久远的年代或者说是属于另一个世界的回忆。这种红色在这个国度极其少见，它红得肆无忌惮，仿佛燃烧着的一团火。如果可能，似乎也恨不得用这把火将这个世界烧得一干二净。她知道这里面的燃烧永远不会停止，不会熄灭，不会像那天清晨她经过一座木屋前的花园时的那朵硕大的红花，“啪嗒”一声从枝头

坠落，声音在那个寂静的花园里响起时使她联想到人的头颅落地的声音，沉重又悲凉。那一刻，映在她眼里的是七零八落的红色花朵，有的已经枯萎，有的已经坠落在石砌的路上，像刚才坠落的那一朵。那曾经逼人的红色已经变得有气无力。

“任何事情都会发生变化。”他说。

“的确如此。”她回答说，“可人的内心还是有对永恒的渴望。”

“这只是人的一种美好的愿望，人的愿望与欲望之间本来就充满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一点我们只要看周围的现实就可以得到一个再准确不过的答案。”

“这并不说明个体无法选择自己想过的生活。”她说。

“可人并不生活在真空中。”说到这里，他抬起头来看了看窗外的景色，又一次想到，在这当中，一年的时间已经过去了。

“任何东西都没有绝对性，这要看你愿意作什么样的选择。”

“如果某个选择是错的，世界上没有这么多人去进行这种选择，而且要把它作为经验传给下一代，我们不能否认世人积累下来的智慧的合理性，毕竟……”

“我想我不能理解，这些东西超越了我的理解能力。”说完她不再想说话，转向了堆在门口的一堆行李。

“也许有一天你会明白。”

“……”

“总有一天你会明白这样的选择是最好的。”

“我想，从本质上来说，我们是两种人。可惜我到今天才看清楚这个事实。”

“爱情本来就是盲目的。”

“……”

“难道你不这么认为？”

“以前的你不是这样的。”她说。

“那是因为你理解错了。”

“我没有理解错什么。”

“你没有真正理解……”

“我没有理解错什么。”她又一次重申。

“表象的东西背后是……”

“我对你想说的一点儿也不感兴趣。”

“这以后你打算做什么？”他又一次看了看窗外的花园。

“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你想做的事情是……”

“和你没什么关系。”

想到这里，她眯缝起了眼睛，从橱窗里收回了自己的视线。现在，她明白些什么了吗？

也许。

那个夏天过后，她搬到了一个更加热闹的地方，一个年轻人不难找到所谓的娱乐的地方。他也搬到了一个似乎更适合居住的地方。那个木房前的庭院中的花草，大概又变得寂寞无主了吧！也许，还会有路过的人会停下脚步，欣赏里面的美景，也许没有。

在有一次和另一个朋友经过木屋旁的荒地之时，她的眼睛一直在搜索着什么，然而最终以失望地收回视线告终。是的，那张小沙发已经不在那里。她无法知道它最终的去向。对于她来说，那张小沙发的存在和出现，仿佛仅仅是为了在那个夏日让他们能够在那上面小坐，仅此而已。

现在，当她想起所有的这一切，不难觉得所有这一切，与其说是发生在自己身上之事，更像是一个从旁人嘴边听来的故事。它们都轻轻飘飘，不复有任何逼人的重量，也不像过去那样，需要占据一个庞大的空间。而那曾经燃烧在她心中的熊熊大火呢？那曾经让她眼睛闪亮的能量呢？它们，都到哪里去了？

不过，有一点是确定的。她想。对于她来说，这世界上的美人蕉只能盛开一次。那样炎热的夏天，那样猩红的美人蕉，一生中只可能有一次。是的！似乎她能确定的，就只有这一点了。

2001年初稿于东京

2007年2月修改于昆明